

# 南宋生活顧問

中

不愛金山銀山，就愛枕在你的膝上耳鬢廝纏  
沉穩少言的程二少，交際手腕高明，眼光犀利，  
只有在與嬌妻小圓獨處時，才會露出溫柔笑意……

阿昧 著  
游素蘭 繪



濛小說 45

## 南宋生活顧問 中

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

南宋生活顧問 / 阿昧著. -- 初版. -- 臺北市:  
麥田, 城邦文化出版: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行,  
2012.08  
冊; 公分. -- (濛小說; 45)  
ISBN 978-986-173-793-5 (中冊: 平裝). --

857.7

101009634

著作權所有，翻印必究  
本書如有缺頁、破損、裝訂錯誤，請寄回更換  
Printed in Taiwan.

城邦讀書花園  
www.cite.com.tw

作者  
繪圖  
責任編輯  
副總編輯  
總發行  
總發行人

阿昧  
游素蘭  
施雅棠  
林秀梅  
劉麗真  
陳逸瑛  
涂玉雲  
麥田出版

發行

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 
104台北市中山區民生東路二段141號5樓  
電話：(886) 2-25007696 傳真：(886) 2-25001966  
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  
104台北市中山區民生東路二段141號2樓  
客服服務專線：(886) 2-25007718；25007719  
24小時傳真專線：(886) 2-25001990；25001991  
服務時間：週一至週五上午09:00~12:00；下午13:00~17:00  
劃撥帳號：19863813；戶名：書虫股份有限公司  
讀者服務信箱：service@readingclub.com.tw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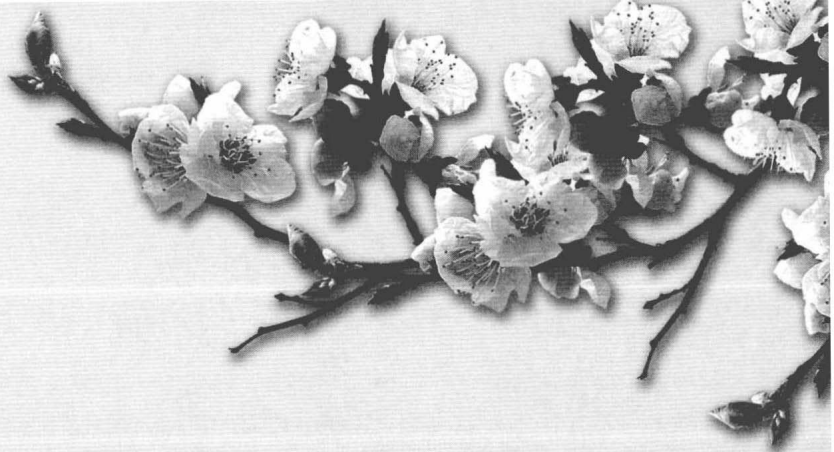
麥田部落格  
香港發行所

<http://blog.pixnet.net/ryefield>  
城邦(香港)出版集團有限公司  
香港灣仔駱克道193號東超商業中心1樓  
電話：852-25086231 傳真：852-25789337  
E-mail: hkcite@biznetvigator.com  
城邦(馬新)出版集團【Cite (M) Sdn Bhd】  
41, Jalan Radin Anum, Bandar Baru Sri Petaling,  
57000 Kuala Lumpur, Malaysia.  
電話：(603) 90578822 傳真：(603) 90576622

馬新發行所

Email: cite@cite.com.my  
沈譜創意設計股份有限公司  
鴻霖印刷傳媒股份有限公司  
2012年07月26日  
250元  
978-986-173-793-5

美術設計  
印刷  
初版一刷  
定價  
ISBN



## 目次

---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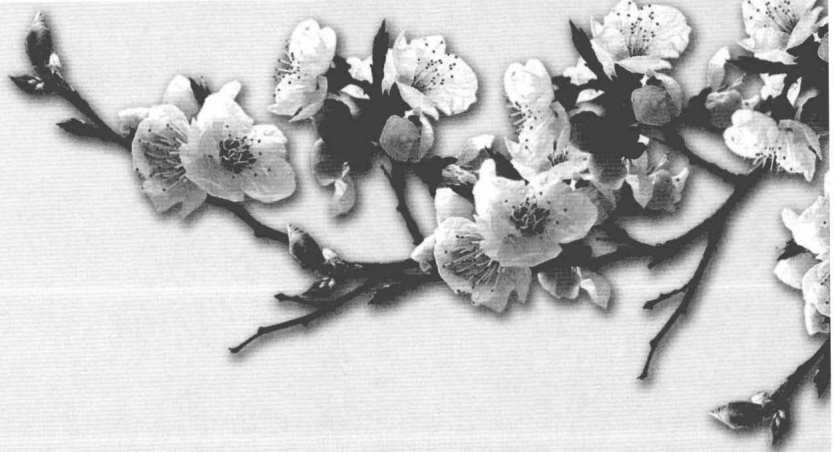
壹之章	巧計連環逐小三
貳之章	婆母多慮頻糾纏
參之章	小姑嫁妝難採辦
肆之章	丫頭收房把心探
伍之章	閉官裝窮惹麻煩
陸之章	驚聞喜訊直感嘆
柒之章	老父病危把家還
捌之章	繼母狠心謀家產





南宋  
生活顧問

阿昧 著  
游素蘭 繪



## 目次

---

壹之章	巧計連環逐小三
貳之章	婆母多慮頻糾纏
參之章	小姑嫁妝難採辦
肆之章	丫頭收房把心探
伍之章	閉官裝窮惹麻煩
陸之章	驚聞喜訊直感嘆
柒之章	老父病危把家還
捌之章	繼母狠心謀家產







壹之章

巧計連環逐小三



過了臘月二十五，轉眼就要過年，臨安的爆竹連著放響到大年初一，小圓抱著午哥坐在房門口，見小廝們要來院子裡放鞭炮，慌忙擺手，「午哥還小，莫要嚇著他！」

程慕天拿著根鐵絲走出來，笑道：「他才不怕，昨日帶他到大門口，那般響的爆竹，也沒聽他哭一聲。」

小圓見他手裡的鐵絲頭上綁了些東西，便問這是何物。程慕天離她遠了幾步，拿著鐵絲點上火，只見上頭纏著的那團事物立時燃了起來，火花四濺。

「原來是煙火，這是如何製的？」小圓驚奇問道。程慕天把手裡的鐵絲命個小丫頭舉著，另取了根沒燃的，拿到她面前，指著鐵絲頭上綁的事物道：「這叫『火楊梅』，裡頭綁的是棗肉和炭屑，我特意尋來放給午哥看。」

小圓把午哥遞給他，接過火楊梅來瞧了瞧，問道：「綁破屑倒罷了，怎的還要塞棗肉？」程慕天一邊指給午哥看火花，一邊笑道：「我哪裡曉得，想必是為了濺出的火花好看些吧。要不是為了兒子，我才不會理這些三玩物。」

小圓將火楊梅遞給身後的采蓮，吩咐道：「藏幾個起來，咱們預備開的玩具店也賣這個。」程慕天哈哈大笑：「妳竟比我更像個商人。」小圓白了他一眼，進房叫人取紙筆和親友花名冊，又喚他道：「你的字好，快些來寫拜年飛帖。」

程慕天將午哥遞給余大嫂，走進房裡坐到八仙桌前，翻了翻冊子，又笑：「偏妳花樣多，親戚朋友也要編個花名冊。」小圓替他磨著墨，道：「這冊子本是我擔心繼母不認識家裡親友，特特編了來與她的，但她卻一大早就被二孀纏住，結果這差事還是落到我頭上。」

程慕天一口氣寫完十來張，扔了筆，叫采蓮取椒柏酒來，飲了一口，卻道：「這酒是除夕泡的嗎？味道不對，柏葉放多了？」小圓連忙也倒了一杯抵了抵，道：「往年都是三粒椒、七枝柏葉，今年是繼母動手，興許是泉州泡法？」

程慕天攔了杯子不言語，小圓忙打眼色給采蓮，另換了屠蘇酒來。

程慕天轉了轉酒杯，「做屠蘇酒的里閭藥是妳親手浸的？」得了肯定答覆，這才飲了幾口，又道：「這樣的小事，怎能讓長輩操勞？是妳的不是。」小圓忍住笑，朝他福了一福，「是奴家的錯，往後勢必親力親為。」

趁程慕天繼續寫帖子，采蓮悄悄問小圓：「往日裡少夫人講一講夫人的不是，少爺都是要駁的，今兒他自己怎的也防起來？」小圓輕輕一笑，「他又不是傻子，二嬸整天往咱家跑，誰曉得夫人膝下不會多出個過繼的兒子來。」

第二日，厚厚的一疊拜年飛帖就投了出去，雖免了許多拜年的繁瑣，但至親的幾家年酒卻是躲不了，按著規矩，頭一個便是程二叔家。錢夫人極是不願見到程二嬸，但又無可奈何，只得帶上小圓一同前往，心下打定主意，若是遇到難題，就先把兒媳推出去。

她們到得程二嬸家，一眾親戚正在廳上聽鼓子詞，程二嬸親自迎出來將她們引到最前面坐下，笑道：「聽聞四娘最愛皮影戲，我特地備了一台，咱們聽完鼓子詞就叫他們演。」

錢夫人在這裡，她卻先依著小圓的喜好，真是一張口就挑撥離間，只可惜錢夫人當下最恨的人就是她，哪裡會中這樣的圈套，當即謝她道：「出門時我還說要給媳婦叫台戲來，不想弟妹這裡已備了，倒省了我好些事。」

輕巧的一句話，既堵了程二嬸的嘴，又向眾人昭示她是個疼愛兒媳的好婆母。小圓心中竊笑，卻也不禁暗讚了幾聲。

這廳上臨時搭了個小台，說詞人在台上邊講邊唱，後邊還有數名歌伴又吹又彈地相和。方十娘挪到小圓身旁坐下，遞了塊皂兒糕給她，低聲道：「嫂子，這齣鼓子詞就是特為妳們演的呢！」

小圓裝作聽不懂她的話，謝道：「就曉得二嬸偏著咱們。」方十娘急了，「妳聽妳聽，臺上在唱牛二媳婦膝下無子，男人死後她被大兒奪了陪嫁，生生趕了出去。」

小圓凝神聽了一回，還真是這樣的一篇詞，不禁心中冷笑，臉上卻不動聲色，慢慢咬了一口皂兒糕，輕笑道：「年節裡說這樣的詞有些不合時宜罷了，倒也沒什麼。」

方十娘以為她還不開竅，索性把話挑明：「我婆母要給妳婆母過繼個兒子，妳真不曉得還是假不曉得？」

她一向唯婆母馬首是瞻，怎的今日反倒維護起外人來？必是二嬸只願將小兒送出去而不理會大兒的緣故。小圓把糕點放入口中，細細嚼了嚼，「我家夫人陪嫁就有二十萬，足夠養個兒子了。」

方十娘愣住了，「真有二十萬？我還以為是謠言！」她朝程二嬸那邊看了看，見她正與錢夫人講得興起，無暇顧及媳婦們這邊，便拉了拉小圓的袖子，「嫂子，我婆母想把么兒過繼給妳婆母，打的是分你們家產的主意呢！」頓了頓，見小圓神色無變化，又道：「我婆母動輒就打你們家產的主意，我實在瞧不上，若換成咱們大郎，能分得妳婆母一半的陪嫁就心滿意足了。」

這樣的話，同搶錢有什麼分別？虧得她好意思講出口！小圓只恨程大姊不在，無人罵她幾句，突然靈機一動，笑道：「若妳真只想賺一注陪嫁，那可真是捨近求遠。妳可還記得去年鬥茶會上的那兩位小娘子？她們家中都是有錢的，陪嫁想必不少。」說著說著，將自己拍了一下，「不說了，倒像我要朝妳屋裡送妾似的。」

方十娘連連擺手，「大郎房裡的妾啊通房的一堆，再來兩個又值什麼？只不知妳婆母捨不捨得？」兩個？妳還真夠貪心！小圓忙道：「那個錢小娘子乃是我婆母本家，豈會與人做妾？倒是季小娘子，我可替妳打聽打聽。」

方十娘喜出望外，謝她道：「若這事兒能成，我必死命勸說婆母，叫她不要過繼么兒給妳家。」

小圓正需要程二嬸日日纏住錢夫人，好叫她無心來為難兒媳，更何況有程老爺在，過繼一事必定行不通，方十娘若真勸動了程二嬸，那可真是幫倒忙了，便忙道：「二嬸是好心，妳勸她作什

麼？我幫妳是看在咱們妯娌情誼的分上，妳若張口閉口要報答，可就是生分了。」

方十娘不知她的打算，感嘆道：「妳還真是個賢慧的，怨不得妳婆婆人前人後地讚妳！」

小圓但笑不語，起身去婆母身旁伺候。錢夫人正被臺上的那齣詞氣到內傷，見她過來，忙指著她向程二嬪道：「我本是想指望二郎的，過繼一事我做不了主，還得聽他們的。」小圓恭恭敬敬立在一旁，道：「過繼這樣大的事，自有族長和老爺做主呢，哪有我們小輩插嘴的份？但孝敬母親乃是天經地義，難不成娘過繼了侄子，我同二郎就不盡心盡力服侍了？」

程二嬪仔細琢磨這話，倒不像是反對過繼的樣子，歡喜道：「四娘對嫂子這般有孝心，羨煞我等旁人。」

兒媳不怕多個兄弟來分家產？是真孝順還是太愚笨？錢夫人有些吃不透起來。

臺上的絲樂又響，幾句唱詞打斷眾人心思，方才記起這是節下，俱換了笑臉出來，講些比鼓子詞更中聽的場面話。

錢夫人雖在娘家耳濡目染，精於心計，但到底嬌生慣養三十餘年，於家事應酬上不太擅長，待得回到家中，只覺著累得慌，歇了半日方才緩過勁來。小圓見她確實是累著了，便主動道：「娘在家歇幾日吧，那幾家的年酒我自己去。」

錢夫人微微點頭，「妳自作主吧，把六娘接來陪我幾日便是。」

小圓毫不猶豫，爽快應答：「是媳婦疏忽，我這幾日在外頭，家裡自然得有個人陪著娘，我這就喚人去接六娘與十三娘。」

錢夫人用她慣常的慢吞吞語調，狀似漫不經心地道：「十三娘說住不慣大院子呢，第四進叫六娘住吧。」

難不成婆媳真個兒天生是對手，我這般替她設想，換不來一個好字不說，還要大過年的與我添堵！小圓袖子裡的手不知不覺攥成了拳頭，但她再生氣，也不願落個不孝的名頭，只得點頭應下，

安排人手去錢府接人，又叫人收拾院子。

晚間程慕天吃完年酒醉醺醺地回家，發現第三進與第四進間的門又被鎖上，嚇得酒醒了大半，「還來？」

小圓見他被嚇得不輕，撲哧一笑，只覺得有夫如此，那些在繼母面前受的氣真不值什麼！她扶著腳下有些虛浮的程慕天回房坐下，端了醒酒湯來與他，道：「有椿事同你商量，今兒在二叔家吃年酒，方十娘想求繼母把季六娘把給她做妾室，你說這忙我該不該幫？」

程慕天本在埋頭喝醒酒湯，聽了這話，咧著嘴笑了，「把季六娘說與別個做妾不也是繼母的意思嗎？皆大歡喜的事，為何不幫？妳吃完這幾日的年酒，趕緊去和繼母說。」說完，望了院門上的鎖一眼，又笑了。

程家在臨安的親戚不多，除去程二叔，就只剩下程大姊、陳姨娘及何府，小圓花了兩天的功夫，去程大姊和薛家坐了坐，挨到最後，還是程慕天催促，才同他一道磨磨蹭蹭回娘家。

大正月的，何府很熱鬧——吵得熱鬧。小圓站在二門前不好進去，指著簷子下掛的兩個燈籠，問程慕天哪個紅些。

李五娘帶著兩個妾走出來，笑道：「不關咱們的事，且到我房裡吃茶。二郎也來吧，今兒可沒得男人陪你吃酒。」小圓衝程慕天苦笑，一同到三房屋裡坐下。

那個生了兒子的妾端上三碗乳糖圓子，大肚子的妾輕輕語問：「可還甜？不夠我再拿去拿糖。」小圓微微點了點頭，待她們退下，悄聲對李五娘道：「三嫂，我瞧這兩個都還好。」

李五娘拿調羹攪了攪圓子，冷笑道：「妳三哥不太把她們當回事呢，不然也不會都留在家裡。男人靠不住，自然要看我的臉色過活。」小圓見她把「男人靠不住」的話都講了出來，就不好再提，轉而問她家裡的嫡母和哥哥們在為什麼吵架。

李五娘道：「妳二哥瞧上章家的小娘子了，求嫡母去提親呢。」小圓想了想，道：「可是同我

一起做過生意又過河拆橋的章家？他家小娘子和二哥門當戶對，有什麼好吵的？」李五娘用手比了一個圈，「還能為什麼，那小娘子是庶出，陪嫁不豐厚，嫡母不願出聘禮錢。」

小圓笑道：「沒有好陪嫁二哥都願意娶，那位小娘子必定是生得花容月貌。」李五娘也笑起來：「還是妳曉得妳二哥。」

這東家長西家短，程慕天最是不耐煩，便起身道：「午哥怕是在家哭呢，我先回去看看。」李五娘只看著小圓笑。小圓知他是耳朵受折磨，便放他先回去。

臨安正月裡的大街上熱鬧非凡，程慕天也不坐轎，帶著程福順著一路的彩棚溜達過去。這些彩棚都是小商小販節下賣小物件的地方，東西雖不名貴，卻勝在品種齊全。程福心思活絡，向程慕天提議道：「少爺，咱們家裡住進了兩位不明不白的小娘子，少夫人嘴上不說，惱在心裡，何不買上幾件首飾回去，叫她歡喜歡喜？」

程慕天聞言，果真停下腳步自攤子上揀起個冠梳來看，嘴上卻笑罵：「人家是夫人的正經親戚，哪裡不明不白了？」程福撇撇嘴，道：「明白人不會放著正經的親戚錢府不住，卻賴在咱們程家不走。」

程慕天嫌那冠梳成色不夠好，丟下手，朝前走了幾步，換了個攤子瞧那些珠翠，問程福道：「你自己都是個想納妾的，怎的在此事上卻維護少夫人？」程福一面替他挑頭面，一面嘻嘻地笑：「咱們少爺何許人也，要納也納個正正經經的，那般連我都瞧不上眼的人，哪裡配得上你？」程慕天瞪了他一眼，「正經的也不納。」

主僕二人在彩棚間走了許久，無奈見慣了高檔貨的程大少爺一樣也瞧不上，最後只挑了一條畫眉的石黛和一本據說奇巧多變的《瑩姊百眉圖》。程慕天袖著這兩樣物品歸家，在夾道裡走了一小半，見通往下人院子的門就在旁邊，便叫程福回去陪兒子，獨自朝前繼續走。

眼看第三進院子的角門就在眼前，程慕天突然想起忘了給兒子也買份禮物，匆忙轉身折返，卻



在第二進院子的角門處偶遇季六娘。季六娘本是探望過錢夫人，準備順著夾道回第四進院子，不想在這裡碰見了程慕天。她驚喜交加，卻並不慌亂，慢悠悠地福了一福，趁抬身的機會拋了個媚眼過去。其實她容貌生得平常，但卻有雙含嬌帶俏的桃花眼，平添了幾分姿色。想她在泉州時，就是因為用這雙眼睛迷住了自家姊夫，這才傳了不好聽的名聲出來。

她對自己十分自信，卻不曉得世間男人並不只她姊夫那一種，程慕天被她的桃花眼嚇得一哆嗦，不敢再出去給兒子買禮物，轉身就朝自家院子方向跑。季六娘的桃花眼頭一回不管用，心裡一急，再顧不得裝樣子，趕上去就扯他的袖子。程慕天力氣大，三兩下就掙脫出來，但袖子裡藏的石黛和畫冊卻落到了地上。他生怕季六娘再糾纏，顧不得俯身去撿，一路狂奔轉進角門，連聲喊婆子關門。

季六娘望了半晌，直到第三進院子的角門砰的一聲關上，才回過神來。她萬分失望地垂頭，一眼就瞧見地上有兩樣散落的事物，撿起來一看，卻是一本專門教人描眉的畫冊和一支上好的石黛。

「原來是個假正經，要送我東西不敢直說，非要拉拉扯扯掉下來。」季六娘捂着嘴笑了又笑。她自泉州到臨安，存的是天下男人就沒有我哄不住的心思，因此壓根兒就沒往「這也可能是程慕天討好娘子的禮」上頭想。她攥著這兩樣東西，彷彿程二郎已被自己攥在了手心，就歡歡喜喜地回房，開照盒，選脂粉，照著畫冊仔仔細細描了一個鴛鴦眉。

她化好妝，穿了件夏日薄紗衫，興沖沖地去拍院門，卻發現那門依舊鎖得死死的，轉去角門，不但上了鎖，還有兩個兇神惡煞的婆子。此時節乍暖還寒，夾道裡本就風大，她身上只一件能瞧見抹胸的紗衫，凍得嘴唇發青，卻不甘心就此折返，便縮著肩，挪著小腳跑到錢夫人房裡躲風。

錢夫人剛陪上門拜年的女客們吃完年酒，昏昏沉沉地躺在榻上散酒勁，忽見一個比伎女穿得還少的女子跑上前來，迷迷糊糊間還以為是程老爺新納了個樂女，驚道：「老爺害人呀，又弄個人來守活寡！」